

中国 末代皇弟 溥杰

戴明久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中国 末代皇弟

溥杰

——

溥杰



中国末代皇弟溥杰

●戴明久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沈阳

中国末代皇帝溥杰

Zhongguo Modai Huangdi Pujie

戴明久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80,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1/2 插页: 5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800

责任编辑: 徐永之

责任校对: 芦雁

封面设计: 杜凤宝

ISBN 7-5313-0000-1/I·1

统一书号: 10158·1096

定价: 2.30 元

引 子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撰写的“忏悔录”《我的前半生》，是一部古今中外难得的历史教材。它的稀罕珍贵之处就在于，它是“末代皇帝”本人在离开他的金銮宝座并接受人民政权的改造教育之后，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述切身感受，以及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详细过程，它真实而深刻。

人们从这本书中，可以较全面地了解这位大清王朝第十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末一代“万岁爷”那种传奇式的个人经历，从而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优越制度。

不知人们是否注意到了，溥仪在这本书中，先后近百次提到他的胞弟、人称“八千岁”的亲王溥杰。溥杰从小时候进毓庆宫陪伴“皇上”读书，到后来与“皇上”在逃难中同时被俘，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兄弟俩真可谓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了。正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所描述的：

“我和溥杰，当时真是一对难兄难弟，我们的心情和幻想，比我们的相貌还要相似……忠心耿耿追随和协助我的人，只有溥杰。”

因此，如果只限于了解其兄“万岁爷”，而不晓其弟“八千岁”，那末，对溥仪的了解肯定不会全面，也是不会深刻

的。同样，对全面了解清朝——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将是个疏漏。

为此，我曾多次赴京拜访这位昔日“王爷”，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溥杰先生。

五月的北京，春风徐徐涂绿，阳光灿灿生辉，树木葱葱，鲜花嫣艳，使这座古城更加焕发出勃勃生机，显得庄严而又年轻。

我站在紫禁城外，望着面前这高高的红墙，浮想联翩，感慨万端。这座象征着“神圣”和最高权势的宫殿，已被时代的风雨冲刷得黯然失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然而，居住在这块“神圣”领地里的中国封建社会最末一代皇帝和皇室家族，却被新的社会和新的制度改造成了新人。正象这古老的京城一样，获得了新的生命。溥仪虽然不幸在十年动乱中病逝，但以溥杰为代表的他的宗室人员，却以旺盛的青春活力，和亿万人民一道，在辛勤地建设着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对此，谁能不更加对我们这个社会充满深情！

在一个日朗风清的早晨，我穿过熙熙攘攘的北京西城闹市区，走进了幽静的护国寺大街，来到一座朱漆青檐的小门楼前，叩响了溥杰先生家的大门。

这是一所标准的北京四合小院，朱漆门板，油刷一新。门楼的飞檐，被史无前例的黑色风暴席卷而光，变成了齐头平檐，显得光秃而不和谐。门后放着一只年代久远的绛色细瓷大水缸，与这古旧的门楼相衬托，显得古色很浓。

步下台阶，抬头只见院中绿荫苍翠，花木扶疏，景物错落有致。四面房舍都是青砖青瓦和紫漆木质结构，镶着老式格子

窗，显得格外幽静。院中有房十二间，四面建筑。北屋是卧室和书房，明窗垂帘。东西屋是餐厅和客房，南屋是中西合璧的客厅。

遗憾的是，那些经过能工巧匠之手的雕梁画栋，当年竟被作为“四旧”破坏殆尽，而今痕迹尚在。并不十分宽绰的庭院里，生长着苹果树、梨树、枣树、李子树和葡萄等，并且都是花满枝头了。树下栽种着各种形色的花草，大门通向正房的甬道旁，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盆景……

溥杰先生听见大门响动，立刻从北屋里迎出来。他步履轻捷，彬彬有礼地在前面引路，时而撩起拦挡着道边的树枝，时而挥动手臂，轰赶着面前飞舞的蝴蝶……

院中绿叶红花交织，黄蜂彩蝶对舞，为这幢古宅增添了春色和生气。

溥杰先生推开客厅的屋门，身体向前微躬，右臂轻轻一展，冲我微笑道：“请！”举止那样斯文，神态那样温和。使我拘谨不安的心理即刻全变了。

这是一间中西合璧的宽大客厅，内摆红木靠椅、条几、沙发和大扇的四折中式屏风；客厅正中悬挂着官灯；盆景和书画点缀其间，使整个客厅显得豪华而古朴。尤为显眼的是，沙发和靠椅上，依然铺垫着清宫里惯用的蓝布白纹圆形坐垫。

溥杰先生为我沏上一杯西湖龙井，然后，便亲热地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正好，此时我可以细细地端详着面前这位八十岁高龄的“王爷”了。

他身材不高，身体显得有些单薄，但却很硬朗；他长了一副清癯而又平静的面孔，宽宽的前额上有几道浅浅的抬头纹，挺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擦得锃亮的近视镜；他的嘴唇棱角分明，总爱紧紧地抿着，红润的脸膛闪着亮光；他鬓发灰白，眉

毛又长又浓，稀疏的头发非常整齐地向右梳着……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既不象戏剧和电影里塑造的封建王爷那样横眉立目，杀气腾腾；也不象我想象中的王爷那样仪表堂堂，气宇轩昂。与此相反，他竟然是位有着一一种温文儒雅风度的慈祥老人。

谈起沈阳，溥杰先生顿时喜形于色。他高兴地告诉我，近几年来他曾连续三次去沈阳。1984年，他专程到沈阳参加了辽宁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此间，他还应邀参加了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举办的省人大、省政协少数民族代表茶话会。在这个各民族兄弟姐妹欢聚一堂的盛会上，溥杰先生无法控制自己的兴奋之情，眼含热泪，即席赋诗：

他乡遇故传昔谚，
故乡今日会亲人。
民族家庭逢盛会，
一堂骨肉乐阳春。

欣逢甲子参人大，
触眼沧桑分外亲。
白山黑水叨末座，
管弦歌舞乐良辰。

不仅如此，溥杰先生还不顾自己年近八旬的高龄，与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一道，翩翩起舞。他那出自肺腑的诗句，他那充满着深情的舞步，使多少代表感动得热泪盈盈，又唤出了多少悠扬的歌声……

此时，溥杰先生忙从桌上拿起一个小红本，指着上面的一

首诗说：“这是我重返故乡的体会。”我接过小本子一看，上面写道：

乍到浑疑梦，
离乡几十年。
寸心惭往事，
旧地丽新天。
工矿连阡陌，
笙歌沸管弦。
此行堪附骥，
趋步奋先鞭。

溥杰先生每次回到故乡来，都怀着对先祖的崇敬之心，游览故宫，拜谒昭陵……

他点燃一支香烟，充满深情地说道：“我与辽宁这块土地有不解之缘啊！东京城（新宾），是我们爱新觉罗家族的发源地；沈阳，是我们满族老祖宗的发祥地；这里埋葬着满族两位开国先祖；我本人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了十个春秋，我对这块土地有特殊的感情啊！”

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讲起了北陵的石兽像、东陵的古松林、故宫廷堂殿宇等，流露出无限眷恋之情……说着说着，他的神情突然忧伤起来，他摘下眼镜，擦了擦眼窝里的泪水。继而，他又呷了两口茶，努力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然后声调低沉地说道：

“我的祖先对汉族人造过孽，进关后杀了许多汉族同胞。清朝末期的昏庸腐败，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曾为自己前半生的历史痛心疾首，也曾产生过民族自卑感。后来

我才逐渐认识到，先前的清朝最高统治者，并不能完全代表广大满族人民。满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都曾多次肯定过康熙帝在统一中国和使中国富强方面所建树的功绩。每逢想到这些，我才聊以自慰。”

溥杰先生高兴了，他轻轻地喷出一大口烟雾，神情怡然飘逸。

芬芳的花香飘然而来，欢悦的鸟鸣声声入耳……屋里屋外，一切都显得那么轻松愉快。

溥杰先生兴冲冲地将我引进他的书房。一进门，我就见书房西面墙上贴着一幅肖像：画面上画着一位鬓发稀疏的老者，笑微微的瘦长脸，两眼弯成了小月牙儿，显得十分神气……这不是溥杰先生吗？我上前一看，上面还题着几行小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若问此公他是谁？哈哈，区区不才就是我。”

看了这幽默的自题谁能不捧腹大笑呢！溥杰先生赶忙过来介绍说：“这是在日本的华侨汪天介先生画的，只画了十来分钟，可见他对我了如指掌啊！所以，寥寥几笔就将我这一幅丑怪模样跃然纸上。”

这时，他又十分惬意地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张大照片和他亲笔书写的七言律诗让我看。我仔细一看，那照片原来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接见参加全国六届人大、六届政协的少数民族代表时的合影。我仔细地在照片上寻找着……啊！在这——溥杰先生非常荣幸地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坐在一排凳上。那首诗是他参加六届人大的感怀之作。他无限感慨地告诉我：

“这是我一生的总结啊！参加六届人大，我激动得流泪。在写这首诗时，我更是泪流不止。都说眼泪是感情的结晶，老

实讲，这首诗就是我蘸着泪水写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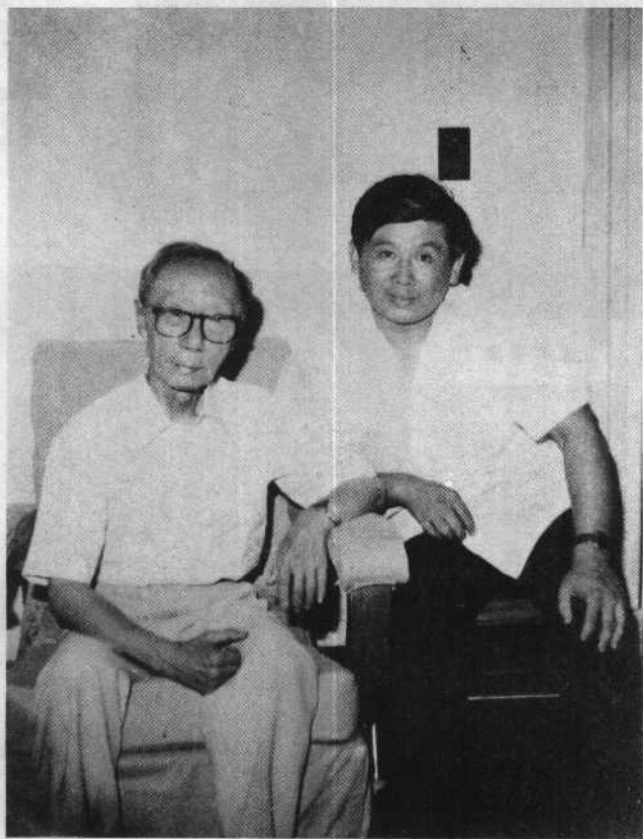
他那真挚的情感实在让人感动，我面对这首诗作，情不自禁地念出了声：

过去当前迥不同，
崧怨清夜自扪衷；
睨睨一滴淤泥水，
得汇人民大海中。

我一边轻声吟咏，一边细细品味。啊！此诗果然耐人寻味，意味深长，写得何等深刻！溥杰——不，还有爱新觉罗皇族，所以未能象水珠那样干涸，不正是因为“得汇人民大海中”吗！

我们重新回到客厅坐定，溥杰先生将厚厚的一大摞子影集从上向下翻着，直至翻到了那本发黄发霉的旧式影集为止。他首先用力吹了吹封面上的灰尘，然后轻轻地翻到了第一页。此页只镶着一幅又黄又旧的照片——醇亲王载沣，坐在醇王府正殿的仙鹤屏风前，怀里抱着刚满周岁的溥杰，左手牵着刚会走路的溥仪。

于是，溥杰先生的话题便自然转到了这幅照片所记录的那个年代……



作者与溥杰先生



民国初年，爱新觉罗·溥仪一家人的合影。
中立者为溥杰。

溥杰周岁时和父亲醇亲王、哥哥溥仪合影。



获释不久的溥杰（右）和溥仪在叔父载涛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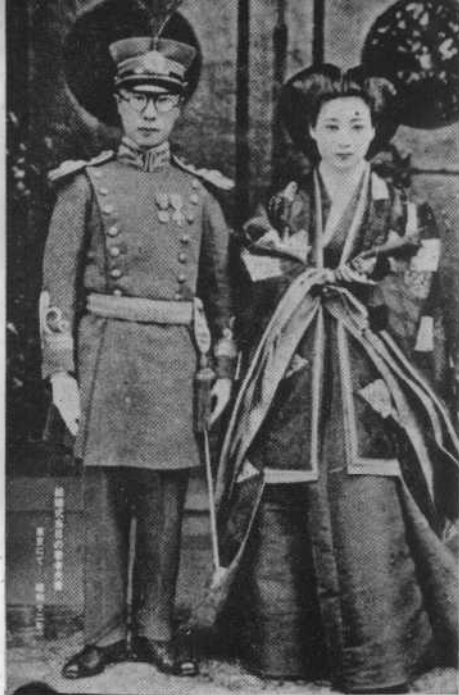


溥杰十三岁时在宫中学
骑自行车时的情景。



一九六一年，周恩来总理等同爱新
觉罗家族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溥仪、老舍、载涛、嵯
峨尚子、周总理、嵯峨浩、溥杰。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溥杰和嵯峨浩在
日本东京举行婚礼时的合影。

溥杰一九六四年春摄于护国寺五十二
号家中。





嵯峨浩 一九八一年溥杰与妻子



慧生摄于外公嵯峨家的后花园。



甥生二十三岁时摄于日本东京的椿山庄。

一九六四年溥仪、溥杰、嵯峨浩在延安参观。



溥杰出狱后与二妹、三妹、五妹和四弟，以及外甥外甥女们合影。



一九六一年五月，嵯峨浩（左三）和母亲嵯峨尚子（左四）、女儿樱生（中）、四妹町田千子（右二）在北京同溥仪（右三）和七叔载涛以及二妹、四妹合影。



八秩感咏二德

八秩身犹健
深谙所以然
春晖苏寸草
罔报奋余年

伏櫪思千里
桑榆乐晚晴
抚衷回首处
珍重此生新

溥杰

